東川劉文簡公集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二

序

送太守王君克承之維揚序

維揚古楊州也爲東南佳麗之地自昔號繁侈盖僅可比而亦出其下故曰天下富貴揚一益二以今考之其土俗物產及鉅商大賈星聚井聯誠不減於舊而其士習之尚文好儒則日盛矣其郡控制三州七縣統於上者惟一二重臣凡政教號令一聽於守無若他郡制於藩臬甲可乙否而莫得自專者夫地之大也而當喉襟之要俗之侈也而有趨向之殊官之

尊也而無掣肘之患故守得其人信易治也非其人其害亦豈細哉比關守銓曹簡於衆疏吾友御史王君克承名于　上上請補制可縉紳大夫聞之相顧愕然曰搒之守固莫宜於克承也然君博學有文而能達於政者自其爲御史即著才名尋按治荊楚尤剛明威信處大事決大疑臨大政裁制分割咸出常情意料外人皆以識達治體歸之聲譽翕然故事都臺恒擇其屬二三人越常職俾視諸道會奏章疏君與焉而其遷轉每出常調亦例也克承乃有此擢不爲屈乎余亦脅然莫知所解或者曰邇來當路者恒爲

人擇官而不能為官擇人視郡守若少抑然而民不勝其敝　聖明洞幽燭微思得人以惠養元元且重若職故用之不限於資惟其賢若曰以九卿出憂國可也則君之權受知於　主上恩特厚而反謂之屈乎且古之賢哲負重望於當時垂英聲於後世未有不起自州郡者即以揚言之在唐則如婁真公及李襲譽在宋則如韓魏公范文正馮文簡輩皆守其地竟致柄用今猶景仰或廟祀之不衰近時如三原王公宗貫亦追古之名臣也天順時為守於此則克承兹往　聖天子既以其賢不拘資而用之安知將來

課其實復不拘資而擢之乎疑者釋然聞而嘆曰匠氏之治宮也不以欂櫨爲楹醫師之處方也不以昌陽引年維揚之守固　聖明之所屬意焉者也君尚盍慎所嚴哉君行其門人輩請余言爲贈因書以告無致區區忠告之懷

壽王母岑太夫人八十序

宮諭王先生母岑太夫人今年壽八十五月十七日寔太初之辰也是日自公卿而下凡知先生者各舉禮爲夫人壽錦綉珠翠充牣堂室絃管琴瑟之音諠溢衢巷一時盛事鮮克儷者蓋夫人

封春坊諭德竹軒公之配含和蘊淑克相於家先生
舉成化辛丑進士第一爲翰林脩撰進今秩日以古
帝王及周孔之道德政事敷陳講說于
天子左右啓沃深至退則侍　皇太子受經弘諒端
直蓋隱然負公輔之望而夫人則自先生筮仕恒就
養官邸由太安人　封太宜人　龍章輝赫象服在
躬凡　天厨之饌上尊之醴遠方珍果咸時荷
寵賜以享焉先生又日承顏順志定省左右無少違
離之憂諸孫服習詩書森侍膝下如守仁者則又舉
進士器識不凡夫人之獲福其可量哉則諸縉紳之

所以趨賀者固皆出於欣慕愛悅之誠不容自已也嘗觀古昔賢哲之士雖以濟時行道爲榮而尤以祿逮其親爲喜故一檄動顔君子不以爲非而榮宦忘親者人人得而詆讓之則仕者豈徒志於行道而已哉顧世之苟厚祿躋膴仕者嘗薄暮年未有不懷陟岵陟屺之思或幸而遭時遇主躡致津要二親具慶則蹈險乘危自詒伊戚如溫太真者往往而然若張師亮富彦國陳唐夫輩既大拜而其母猶安享祿養以歷殊寵異數之典於當時則僅有者史氏載之至今傳爲美談如夫人者其福固未易言而先生之所

以榮養其親抑豈獨於今爲不可及哉於是先生之門人仕于京師者相率拜夫人於堂下舉觴稱壽如儀其忝從先生後紀事之詞命以諉焉爰集古詩句爲八章歌以致祝頌之意凡在列者其愛慕揄揚之念固不謀而合也詩曰五月鳴蜩西有長庚母氏聖善式月斯生母氏劬勞長發其祥宜爾子孫邦家之光有斐君子教之誨之在　帝左右維其令儀緜緜瓜瓞施于孫子溫其如玉德音不已肆筵設席[illegible]有楚君子至止式歌且舞載錫之光吹笙鼓簧獻[illegible]交錯濟濟蹌蹌公言錫壽介爾景福萬壽無期[illegible]矣

百祿既多受祉則篤其慶是用作歌永錫祚胤

送學士馬先生考績還任詩序

南京翰林侍讀學士紫崖馬先生以考績至京[illegible]適
月遂還任諸舊同僚義不可留乃各賦詩道別懷而
屬余序之夫別而會會而別者此常理也會而喜別
而憂者此常情也喜其喜憂其憂而發於言者[illegible]諸
君之詩也顧余之私則又有出于常者乎盖紫[illegible]
以邃學懿行名余方在衿佩即思欲親炙之而[illegible]
得繼獲與其子汝礪計偕北上一見則所以教[illegible]
籍之者甚至已而叨跡後塵汲引之意益有[illegible]

先生於某誠相須之殷者未幾被
命掌院章南都追憶鼇歎之音限隔如許則會而喜
別而憂當何如卜氏之任余安能辭也惟學士之職
以文學言語侍從　天子左右以備顧問辯駁是非
者也凡大典冊號令之纂述因得與焉而大政事之
商論亦罔不在列南都固　祖宗根本之地也然思
所以供職則缺如如先生者安得遂留不去使上焉
獲盡發所蘊蓄以少紓經綸之志而下以遂吾輩薰
德之懷不亦可乎或者曰是何子之固也子以學士
之職果必在天子左右而後可盡乎南都古建業今

爲江南大都會　國朝諸司創置咸存故宦績之當
記載者不少而賢人烈士孝子貞婦之可振厲風俗
者亦特有之先生即所見聞者著述固足以微顯闡
幽權衡是非於萬世而其子孫之欲表章先烈者又
隨所求應之昭勸戒焉則先生之績所以裨益於時
者豈出于日侍從　天子左右之下也况其德之鎮
浮釋躁學之辨疑啓秘者尤多　聖明之所以簡任
固安得而遂奪之也余聞而題之曰信哉史稱房杜
無可紀之功殆此類耶雖然
聖天子明明揚側陋獨用舊人未有如紫扈而久留

滯一方者余所私論殆將有以慰之也因書爲送紫厓考績南還詩序

送進士江君廷搢尹岐山序

進士之科昉於隋耳而唐宋因之迄於今日則其重莫過矣盖自公卿而下凡臺諫部寺非進士不得與其列有之第千百之十一耳而外自郡守上及諸藩臬長貳亦如之故通都下邑雖騃童癡竪皆知有所謂進士者聞進士名則竦然加敬而嗟異焉而凡有志之士罔不欲得始憮於心雖皓首窮經不得不休則所謂進士者不其重矣乎以其重也故凡陳列中

外者恒競自磨濯澡身飭行每惕惕焉懷不若人爲恥而無或自棄者於是乎上下益思注意大任而博用之乃著令初除補郡邑以理民治刑滿三年叙擢憲臺粉署盖非抑之也君所謂從九卿出以憂國將益重之也進士江君廷揩吾亟慶華族其世父叔父咸以明經領鄉書歷官名郡而從兄廷章又聯芳接武駸駸嚮用至於君益端恪謹厚今年春遂獲登第盖可謂有志之士矣比銓曹遵故事選爲岐山令而鄉之同年諸君請余言濱行贈之夫古之仕者所以行其志初不計其內與外也苟志得行雖外固榮不

行雖內亦辱今之仕者則類急于利與勢矣非豪傑之士未有不以內外置忻戚者而其建立之功因與古人大相遠焉然則廷擢往矣其所趣向豈但欲自異于一時之人而已哉志有所不爲才無所不盡知之必見諸行行之必竭其力而區區內外之較不置其心焉使世之所重乎進士者不徒以其名然後爲無惡於志也余於廷擢有一日之雅故於諸君之請輒言之諸君以爲如何

送判簿張邦賢致仕序

內江張君邦賢爲行唐主簿分理易州廠惜薪秩滿

將歛取治績奏報於　朝廷擭進秩乃浩然動蓴鱸之思歌歸來之賦告所常與往來者治行貫冊別去有挽而留之者曰士之宦而歸者非迫於利害怵於事勢則必以年至力耗不克負荷固也如君年纔及耳順耳聰目明雅負幹局歷茲以往不為邑長亦當貳名邑以駸駸乎銅章墨綬之榮乃毅然長往何居不幾坐失事幾之會乎君蹶然不應其寮友輩知其不可留也諉余言贈之夫邪賢之賢其事上撫下恪恭有惠余聞之稔矣而其知止如此是非淺中狹量者可以尺寸之也竊嘗論之君子之仕所以行其義

也故道合則行不合則去殊未有爲之節限者中世士夫以官爲家乃多鍾鳴漏盡夜行不休於是老鳳饑烏之嘲騰籤不可過而林下一人之句若有以槩夫世之情者甚可唉也然則邦賢之去其知識謂非出於流輩不可則余安得無一言以歆艷之乎抑余聞之世人急流勇退者固難而保終完名者尤難士之能歸者雖不易得而亦不能無然未有如兩疏之見幾若水之勇退烜赫今昔者豈非其功名聲利之場終有不能忘情於其間者乎以其不能忘情也則利趨欲征無所不至甚有持官府短長以武斷鄉曲

爲州里患苦者是又不若隨時浮沉之爲愈矣君之歸也余聞鄉先達有如吳公廷獻余公貢之王公原甫者皆以岳牧師儒之賢退休林下誠相與結社訂盟每暇日則杖藜携酒於焉陟西山之白雲泛南浦之緑波使仕而志歸與歸而自好者益有所興起焉顧不偉歟君有子曰潭潮孫曰士瞻皆能業舉子志嚮不凡盖其家庭之教有自吾知君之將来不但使人高其能退而已矣

送茸泉令李先生考績還任序

吾友宗岱李先生爲茸泉令幾年其爲上者器而重

之率以慈祥惠愛課治狀爲下者畏而懷之率以民謠俚語頌德聲余未得其所以然也乃即其邑之賢者問之則應之曰吾邑在延安舊爲里者幾三十爲戶者三千有奇往者連歲大侵民困於征輸百出去而之樂土者過太半其不去者僅數百家耳里巷遂索然杼軸雞犬之聲寂然無聞然而上之人猶不知所以撫綏安集之也征斂之入於私者愈倍於公於是民思息肩無所而益遠去矣吾侯至則視民真如赤子役之不敢盡其力賦之不敢盡其財募客戶以佃其民之遺壤計畝出稅而加恤焉其征輸之寬減

可以制於已者則行之恐後制於上者則力請蠲之凡所以平其獄訟制其強梗者無弗盡其心而其持已則氷清玉潔瑩然無瑕纇故數年來民之徙者皆曰吾有父母盍歸乎來而其僑寓者如土著不忍舍去居者按堵無他覬慕此吾侯之所以見得于上下者也余聞而喜且識之曰有是哉今年以六年滿考來得會既叙契闊乃詢其所以治民涖政之方則其勤渠懇苦之言由于中而達于外有不異於前所聞者信乎守令之寄民之休戚繫焉苟得其人其爲福於民者不少也初先生赴任時余辱在里閈後嘗爲

之贈言大都欲其盡牧民之道不爲酷虐集事以干時名先生曰子之言是也今其治績之昭焯乃如此則亦不可謂不知已矣方欲再思所以贈之而吾同年太僕劉君達夫合井泉諸友屬余以言夫黜陟幽明古之令典自漢而來莫有易之令之所以奔走天下之豪杰而作率之者大都亦恃此耳

聖天子明見萬里雖小善不遺如先生愛民勤政之績如此當膺顯擢峻拔無疑然猶覆舊任而去者豈以井泉之民方獲帡幪之惠不可遂奪之如古人所謂久任之意耶抑開錢若水之對宋太宗有曰高尚

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于上者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然則先生玆往豈以是置念慮哉尚益思盡其職任慎終如始則所以旌功酬勞之典不患乎其不至也

送憲副王君以節之任山東序

弘治辛酉春四方之疏災異者荐至秦蜀地震尤異皇上仰承　天心之仁愛乃從臺諫之言罷黜大臣方面之不職者而式序在位之賢補之思大布德澤於有衆以圖回天意於是監察御史遷安王君以節

擢山東按察司副使蓋簡任也　命初下縉紳之士
無不爲君榮者蓋君起家戊戌進士出宰韶陶金壇
二邑綽著循良之績爲按治者旌異奏舉遂召入繡
南臺御史闕尋轉北臺其爲御史則發奸擿伏不[illegible]
不縱凡所論列務存大體按治遼東山西[illegible][illegible]風發
吏治肅然其休聲茂實之孚於人而溢於外久矣則
輿論之所以弹冠而慶也豈徒然哉濟行闕實諸君
屬予言爲別贈昔晦翁謂四海之利病繫斯民之[illegible]
戚斯民之休戚繫守令之賢否而以監司爲守[illegible]
綱則監司之所繫不輕而重也歟然則守令之按察[illegible]

古監司而官之置有使有副有僉雖其職不同總皆得執法以糾繩一道郡縣之吏故　國朝典則百司庶府之官有才者咸可任而按察專以明法者居之公卿大臣之選雖盡起自科目而出於法從者居其半焉豈非以受任重則其所以自任不輕而責己者嚴人固莫得而貴之耶如以斷之通才英識文當雄藩要鎮以總繳其法辦其所觀歷固可逆視其所未施則凡守令之賢者益盡得以竭志奮庸不賢者必將望風投劾而去安能不斂其休澤也晦翁之言不於君可徵乎雖然守令之賢否抑豈易知也巧於備

飾者恒蒙膠東之賞格而篤於撫字者多騰即墨之毀言故士風日趨於奔競而民病益難瘳春華秋實孰能不為所惑耶然則余所欲忠告於君者其尚致察於斯而思所以抑揚之使陽城任延輩不溷於泥塗則斯民庶沾實惠而後可以副吾君今日簡拔之心矣公卿之選雖欲辭之其可得乎

較菴政蹟録序

在昔稱循吏者昉於楚相孫叔敖鄭相公孫僑嗣是作史者皆別為之傳雖代不乏人而亦不常見焉於乎是何得其人之難也以其難則其列於傳者宜有

高世之智絶倫之才能爲人所不能爲者以惠於民矣及讀其傳則論其心不過曰慈祥豈弟論其政不過曰急於教化而後誅罰論其效不過曰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而已若此者豈人固能之而巧宦者所不屑爲耶且古之論人者必以心術爲本而才識次之故曰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則循吏之所以異於人而代不常有者豈其然哉較菴政蹟録一卷保定太守趙公儲秀所常行者好事者集成帙余得於貳守君鄉陳君希正所因披閲之則皆守令之常事亦人所能爲者耳而固有不

爲勢屈不爲利趨不爲威沮而直充其剛大之氣以行其父母之心於其間者而世之計功謀利者固不能爲也於乎其庶幾所謂循吏者乎希正曰盍序一言使爲守令而觀是錄者知持是心以愛其民當不患無民富去思之效也因爲書之公名英蘭縣人初舉進士爲宜陽令遷御史不數年遂擢守保定其爲人蓋寬不容非簡而有要者故在保定僅一年以憂去民思之不置乃計其制滿之日疏請復任錄之所載則皆施於保定者也今陞山西參政仍知府事而較菴其別號云

順天府鄉試錄序

皇上嗣統之明年改元正德又明年丁卯寔維鄉試
之期順天府尹臣瀚府丞臣汝礪以考試官請
上命臣春臣儼往涖其事臣等既受命入院則前府
尹臣林泮所聘同考試官臣億臣夔臣公大臣誠通
臣舜舉臣廷輔臣享臣賓臣　偕至而御史臣冠
臣粱已受　命先期有事於中矣遂集應試之士二
千五百有奇中日而三試之既畢參互以校拔其尤
得百有三十五人焉非尚無可取者　制額不敢過
也既錄其名氏及文之純者於後而凡提調而下諸

執事者備列於前非特示有事爲榮用昭求賢之專至重且大非一人智力所優爲也錄成冝諡序諸首簡竊惟古之取士自鄉舉里選之後一變而爲郡國貢舉公府交辟再變而爲九品中正隋唐而後始置科目雖其間辭賦論策經義之試損益不同其制則不變也說者乃以末流浮華訾之然名臣碩輔所以經國保民奮諸事業者後先相望光榮冊書率於此乎出焉則碩繫上之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法固非盡弊也我　國家科舉之制　太祖監前代更定一以經義論策爲主洎於　列聖率循不違故百有四十

年來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士之用者無弗由之而亦
無弗以功業著所謂浮華之議固非所患矣此者
皇上猶慮及此也則欲風厲天下之士於素舉而用
之以隆億萬年無疆之休乃於紀元昭示以天下之
趨向期天下之人各正其德而無偏頗詭異之行所
以法　祖保治之意何如哉夫德者得也蘊之為德
行行之為事業言之為文章皆所以為德也古之聖
賢達則用於世窮則善其身蓋皆不離乎此然則諸
士子登名是錄者既以言獲甄拔矣尚思所以正其
德哉昔高郢司貢舉而抑浮華韋貫之取士先行實

當時流競之俗爲息顧春非其人也然濫竽文柄故所以仰承　聖主正德之意則汲汲焉不敢後異日諸士子見之於功業者隨其職之大小而皆出於德之所發不矯僞以亂其真不飾虛以誣其實而不致如昔人浮華之訾則　聖天子俄頃之化爲大而春等今日之奉　命執事者亦藉以少塞責矣夫順天令之　王畿四方之極也故於士之始進敷宣聖化以爲天下道於戲是豈但於畿甸之士有忠告之私哉

武舉錄序

正德戊辰春正月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臣劉宇左侍郎臣文貴右侍郎臣曹元言

孝宗在位務儲拔將材以資世用雖嘗三年一開科猶以儀式未備仍　詔參定以聞茲維其時請一視文舉例　簡命司考校者洎諸執事自夏四月九日爲始而三試之初騎射次步射於教場終策論於貢院而皆間二日一試其揭曉　陛見　賜宴之典咸如舊所更定　上卽報可已而復請宴名　定曰會武蓋　仰思繼述　先皇惟恐或後也比及期知武舉臣宇臣元同知武舉英國公臣張懋保國公臣朱

禪新寧伯臣譚祐惠安伯臣張偉襄城伯臣李鄌武平伯臣陳勳監察御史臣胡瓚臣曹來旬集應試者幾四百人試之射初以違式去者僅十一次十四至終場 上命學士臣劉春左諭德臣傅珪考試都給事中臣潘鐸臣趙鐸署郎中臣呂元夫行人臣張龍同考試凡提調而下若郎中臣楊廷儀等咸因其任分授乃試之策論既參其射以定差等而取六十人焉亦請於 上者不敢擅也遂書獲第之名氏并文之優者爲武舉錄而冠以條格洎諸執事官用獻於上而傳諸四方以風厲天下蓋亦視文舉例也臣叨

考校大懼無以仰承　詔旨鰓鰓焉深切兢惕旣竭勉以從事乃拜手稽首言曰天之於萬物也非溫厚無以生之非嚴凝無以成之生之者仁也成之者義也人君法天以爲治爵賞類乎仁刑罰類乎義蓋不可偏廢者而兵者刑之大也而將兵者乃鬭焉不講夫豈治道之備哉且人才之生曷嘗借於異代顧不有以養之雖欲取惡乎取不有以取之雖欲用惡乎用養之素而人無不習取之慎而人無不重由是有不用用斯得矣文舉之設科亦以是也粤自成周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賢能射御者六藝之一也其養

與取無異道及其用也居則爲六卿之官出則爲六卿之將漢世有羽林士之選有知兵法之舉有明曉戰陳之舉雖未嘗設科而其廣儲博採俾下無不習以待用於上則日寖備矣至唐始設武舉科而制科又有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者有明孫吳法者盖與文舉並行宋之武舉其制尤備推恩命官恒假寵焉故奇才傑士往往間出然則自古人才孰不養之而後取亦孰不取之而後用哉　皇上監於治古文武相配故武舉儀式　特用臣宇等議優加賁飾盖欲歆豔才智之士應時崛起蔚然在列以充任使與文舉

之士相頡頏以成 昭代法 天之治也諸就試者
雖始應 詔究其詞即於古今事無或憒焉於其間
而所拔特其穎出者耳而 上之作育下之從化不
啻桴鼓相答於是乎驗之則自今養之久作之深而
以智謀忠勇著者可勝數哉惟茲獲第者皆是而顯
不屬厭於一遇尚懋媲美古名將使異日指而稱曰
是出自武舉者庶不負 先皇開科之意不負我
皇上繼述之心而於是科赫然震耀矣臣不佞猥當
執簡愧無能贊述 聖制萬一獨於此懇懇言之於
戲是所望於諸賢者豈以一日之雅哉

送提學憲副劉先生之任四川序

談者曰治道非人才不成然人才之成將安談哉

國家興則諸藩省各以其郡邑群士於學宮而分齋以教之齋各有官而有長以統之又董之以憲臣一人焉其憲臣之 命也必遴選於部臺庶寮之學行顯出者惟其望不於其資苟望焉資不及可也夫以紛然俊秀之士群而教之於一宮紛然散處之宮統而董之於一人俾皆理義以養其心飭其躬而日趨於道明德立之域而治道之成於是乎資焉則當是任者宜何如人而所以任之者夫豈輕哉夫其任之

不輕也而或不知所以爲重而敝敝於聲利故下焉亦莫知所趨其視儒術不棄如弁髦者幾希則人才之成就可知而其責抑安在哉於乎天下勢而已矣彼重則此輕未嘗膠於一定也故以節義爲尚則天下之士皆趨於節義矣以功利爲尚則天下之士皆趨於功利矣以清談爲尚則天下之士皆趨於清談矣然則所以鼓舞振作之機不有所在乎比吾蜀督學憲副缺銓曹疏薦吾同年友劉君文煥往補余蜀人也借以是瀆告之文煥世家安成其大父舉進士爲庶吉士仕至南雄守以廉介顯名見於

國史及彭司寇所著名臣録其父舉進士於鄉仕爲翰林孔目以學行著稱未老即懇乞退其兄文淵亦舉進士於鄉今爲賢令尹方進未艾而文煥復崛然特起初爲庶吉士繼爲御史爲副使督學於閩中者四年克紹其家聲然則文煥故儒家也督學又儒官也以世業於儒而師表於儒之上其知其所重者不有素乎吾見吾蜀之士灼知所趨以副談者之望決矣君須行凡蜀之仕於京師者皆爲鄉邦之士喜也屬余序之

送同年大理丞陳君之南都序

成化丁未舉進士者三百有五十人視前後累科者其數獨爲盛今逾二十年布列中外者猶三之一盡爲牧伯郡守其列九卿者僅數人耳然計資論望則登華踐要駸駸未已也故稱同年之盛者必歸是科比南京棘寺丞缺復得吾御史陳君崇之往補蓋九卿之列又進一人矣濱行凡同年仕京師者舉有彈冠之慶相率致餞乃屬予申其意余憶成化間獲侍先祖宦遊於台即知崇之家世之盛比將踰二紀乃偕崇之同履仕途則於是行也豈容嘿哉蓋崇之之祖諱貞韜者在正統時舉進士爲御史執憲繩違無

少假借洎按治吾蜀風采雖震肅而小民尤咸得盡其情至今父老猶能悉其事仕至福建布政使其子諱選者在天順間以會試禮部第一亦爲御史勁節至行克世其家官終廣東布政使所至皆舉其職迄今士論猶稱之盖位雖崇而人以爲皆未究其用尋乃以崇之接武崇之於廣東稱世父也昔王淮之曾祖彪之祖臨之父納之並仕宋爲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習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以今準古則崇之家世名位其有異乎否也而其所世守者又不但青箱學

而已然則崇之之往尚他求哉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春不佞謹用爲吾崇之誦同年之盛將於是乎望焉驪駒之談何足餂於行李間耶

壽封主事誠齋尹公八十序

安成誠齋先生尹公舉成化己丑進士爲庶吉士歷御史憲僉坐累罷晚以子灝淳甫貴封南京兵部武選主事今居林下盖二十年矣春秋八十明年七月之孟九日爲初度之辰淳甫守福州以奏績至京師偕公同舉進士之子世稱契家也敦世講之好爲燕樂之會而夏官尚書郎李承裕實倡之遂各賦詩歌

以壽於公詩有序退春爲之夫壽賦於天非人所能必也而古之愛其人者恒擧以爲言故愛其君則有如岡如陵之祝愛其親則有黄髮兒齒之頌然則是舉也其固發於至愛之情乎惟世之耆耋期頤之壽者固不能無然而載諸史牒誦於人口流聲光而播休聞者未有不本於人品之高勳名之著世業之相承也故人品不高則熊經鳥申流於異術而已矣勳名不著則田父野老與草木同朽腐而已矣世業不相承則人品雖高勳名雖著而亦安能傳哉如公者世家尼山昉自前代而公英邁不群始以經學兩

膺薦於有司負笈之士四方重趼而至者無虛歲繼踐仕途則即其所學者以見於設施衎衎然不肯少自屈而英聲茂實所至迥出流輩其爲御史則勁氣直節尤著臺端蓋當成化間有一二倖璫者操伺察之地納賄招權奔趨其門者如市雖負位望者亦不免矣公率同列疏論之一時士論歸焉近冢宰鈞陽馬公御史中丞渤海強公久廢遂用公薦先後繼起而冢宰竟爲時名臣則其人品之介特勲名之赫烜豈尋常流輩哉雖以直道見忤而退而怡怡終日不一繫諸念慮乃有如太守者爲之子官評物論名位

功未艾而孫曾之接武於將來者尤未可涯計譬之擅傾國之富者田連阡陌而雨暘或遂然不獲於東固獲於西於公何往不得哉宜公之壽未有涯而諸君之祝頌亦不止如今日也太守之還也過家拜慶或持是而獻於壽筵公當爲一開顏矣其在列曰盛者御史也崇文者地官尚書郎也潛者副儀部郎也者主政秋官也瀾者司務冬曹也滂則皆被選翰林而余豸台者則副考功郎也

送太守蕭君之任濟南序

萬安蕭君升薦爲御史踰六年　上擢爲濟南守盖

簡任也客有過余詰曰升榮初舉進士即以文學被選爲翰林庶吉士得盡讀中秘書充其所養越三年遂拜御史之　命其爲御史也尤以風節著於臺端總出按西蜀所以激濁揚清者無不至屬大比科場條貫凡巨細無不出其心思釐正人咸以爲得體故一時與薦之士咸稱得人雖程文之錄亦典雅有則其識鑒之精可見也以是公卿咸知其名故事諸道章奏必擇才行之穎出者二人類閱而後上升榮其一也其敘遷并貳廷尉則僕正雖在外亦不失副憲名臬而乃假守劇郡豈以嚴見憚如汲長孺耶或厭

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如嚴助也余聞而輾然乃語
之曰天下之事有變有通要在趨時以利民而已故
朝廷張官置吏皆所以爲民而守令尤親民之官非
輕也顧其位雖尊而多制於人任雖重而常屈於勢
況內外之軒輊升沉之遲速又有懸絕於其間者於
是淮陽之薄平原之不樂恒見於人而有不屑爲者
矣以其不屑也則所以爲之者方懷苟且而不暇恤
民專城之寄師帥之任能不爲時俗所移者幾人哉
聖君賢相監於此也思所以振起而激勵之乃於刻
志爲民勞績顯異者即明揚超擢而廡其在廷之賢

者徃補蓋變通之道當然也昔倪寬以中大夫遷左內史入爲御史大夫魏弱翁以諫大夫爲河南太守入遷爲大司農以至爲相故當時循吏輩出爲西京之盛然則以法從之賢出補郡吏其爲民之意豈褊靑哉升榮兹往余方爲之喜而子乃欿然何也客曰鄙人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也適吾蜀鄉進士晏珠而下十有一人即升榮所薦者於君爲門下士因其之任也介余兄子鶴年屬贈以言乃以所語客者書之鶴年雅爲君所器識固陋之言安得有所嫌而不一達於祖帳之末耶

送郎中陳君貳守鈞州詩序

正德丙寅冬吳郡輸歲課金於内帑有盜易者
上震怒於是大司徒洪洞韓公坐落職而吾同年友
尚書郎陳君子居以職左遷貳守鈞州知子居者咸
惜其去各賦詩送之而退烝爲序盖子居忠信端恪
士也初以博學發解閩中洎舉進士筮仕户曹即能
推其所得者以見於用故利有所必興弊有所必革
恥依阿澳涊以求容於時在弘治中嘗因災異求言
上疏因孔廟災上疏盡指陳時弊確然可行至論取
領占竹僧數陳得失明白剴切足以開悟

上意尤爲識者所韙故一時縉紳之士因知其名而公卿大臣尤加器重往歲薦督學江西不果然有缺則未嘗不以爲當璧也今乃以累去委清廟之器於州邑之間豈但知子居者懷憤鬱而已哉雖然古之賢哲所以立功成名者豈皆安步於巖廊之上考其所以詘伸相尋夷險不一者固多矣要之真有所得於中而後視詘伸爲一途履夷險而一節而其功名之來迅不可禦否則未有不蹈畫餅充饑之誚也然則子居茲行人固惜之而賢哲之操豈不益於是乎觀之哉昔韓忠獻推官開封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

背爲府尹王慱文所器重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厥後忠獻名位果如其言夫古之觀人每如此然忠獻豈逆知而矯飾之哉君子之飭心勵行在所當然固如飲食之於饑渴有不容已者耳子居往矣其尚懋之哉世如慱文者有無固未可知而忠獻之心則不可一日而懈也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二終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三

序

東岡居士輓詩序

東岡居士者太學生王君尚賓今刑部主事王君伯存之父也伯存以正德丙寅受命録重囚於畿輔及潼關既竣事遂取道過家拜慶時君方康強無恙甫踰月伯存將趨朝復命而君偶遘疾竟不起釋班斕而衣衰絰豈獨其子有弗堪人亦不能堪矣乃有形諸詩歌哀而輓之者篇章既富伯存爰彙次成帙屬余序作者之意夫輓

詩昉於黃鳥之哀三良厥後薤露蒿里繼之遂代有作者盖以其人之德足以師表於時而行足以敦薄崇忠鄉邑化之邦國聞之一旦即世不可復作則秉彝好德之心感於中固不能不形於言以泄其思慕傷悼之志矣若是集者其作者豈皆盡識君亦豈皆盡不識君也而其言之傷悼若咸欽其德而惜其不能少致用及乆於世以範於鄉者盖君事繼母以孝聞自其少受業於今南京少宗伯紫崖先生之門沉厚端慤獨能得其心傳從紫崖遊者卒爲名士取科第而君顧連不偶有司處之泊如不以爲意也乆之

祓貢得卒業太學旣家居足跡不入城府惟課子躬務耕讀其仁施義舉則往往致潛消鄉人之敗禮不遜者使獲顯於世其所建立豈肯隨俗脂韋取容而乃儆脩於家以範於鄉是宜諸公所以哀而輓之者有不容已也伯存不敢散失而集之以永其傳亦可謂能子而又以見其趨庭之訓不徒淑諸人者可稱述矣則君之不顯以究其業亦何必身親之哉乃不辭而爲之弁諸首君諱俊東岡其別號云

送徽州別駕李君時振序

涉險李君時振仕爲南城兵馬副指揮踰八年累以

異績爲御史所舉奏績得超擢倅徽州濱行中州縉紳大夫咸以爲榮乃爲余曰時振先郡守公季子今大司空鶴山公之第也其才敏而不泥其行方而亦無不能容故世之仕者莫不以國都爲華且易爲也惟五城雖在　輦轂之下凡臺省諸司無不得以職事相統攝而其勢又多牽制於豪右有難乎直遂其志者故雖英達負幹局之士設舉所職宜無不可爲至論及五城則縮首咋舌惴惴不敢當而君居之若易易焉其達權識變善於從仕可槩知矣持是而往其名位將益進不爲可賀乎顧思所以相其行也余

闒之𩕳然而笑且復之曰夫褊小者不可以懐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昔李文饒有言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以爲少習其業凡朝廷之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彼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未能閑習也說者謂其論之偏異雖有所激是或一道耳觀於時振其弗信矣乎且徽古歙州也僻恃一方而莅乎上其職專無牽制之勢其體嚴無統攝之擾是尤所優爲者尚何假於欵啓寡聞之談哉雖然余所欲告者則有之矣郡邑之置所以牧民也而牧民之道役者均訟者平弱者植而武斷者不得肆焉此其職也茍盡

心力而爲之宜無難而亦惡乎弗稱顧世之仕者方以是爲不足釣奇賈譽也則恒役役於吾職之外者苟有得焉遂以爲職在是也上之人不思所以抑之甚者以爲賢下之人不思所以戒之甚者以爲的無恠乎民不得其安而牧民之職不易爲矣故今之所見稱者多古之酷吏而古之所謂循吏者於今往往抑而不得伸然則時振之往也其於此得亦無槩於心乎余爲此言久矣非君固無以告而亦不自知其是與否也司空公方以名德爲　天子所倚任其於牧民要有道焉如以余言爲未然也其尚從而質之

將以爲指南以轉爲吾告可乎

西署三勝圖詩序

西署三勝圖詩者諸縉紳大夫爲大司寇嘉興屠公而作也其謂之西署三勝者何

國家文武公署雖聮列　禁城左右而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獨並峙西偏世謂之西署蓋西於五行爲金於四時爲秋於五常爲義而刑隂屬也司寇之詰姦慝御史大夫之糾察愆違廷尉之審决疑讞職雖殊其爲刑一而已矣公自起家進士即歷官刑部尚書郎繼丞南京大理被　召入貳廷尉晉貳御史大夫

出撫京畿又晉貳司寇晉御史大夫以至正位司寇蓋踰四十年位愈尊望愈重而終始不離西署此諸公所以圖其署之勝賦而咏之也圖以表其地詩以闡其意既盈卷則授春爲之序夫士之學古懷道者於公所歷得一焉亦足以邁烈垂聲況公之兼而有之乎則三勝之圖所以夸詡而歆艷之者固宜而春所尤不容已於喜幸者則古之用人不二事不移官蓋二事則眩於所習而任之不專移官則職守無常而信之不篤況刑者天齊于民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而司刑者又民之司命任之其可不專信之其可

不篤哉故雖皋陶之在虞蘇公之在周其所受任治刑之外無聞焉豈以聖賢而他事或非所長哉用人之道是固爲畫一耳然則觀公是圖豈但知公以碩德重望結知　主上眷荷　寵榮以翊佐
聖明弼教之治以掖迓協中之休而我
聖天子之用人任之專信之篤不輕民命以壽
國脉於無疆於是乎見之於戲諸公之所以發揚咏嘆者亦豈徒然哉是用弁諸群玉之首不敢以賤而辭也

送少尹張君之任嘉興序

崇慶張君起家太學被擢鴻臚滿九載晉二尹嘉興濱行鄉之士夫榮其行屬余言贈之夫鴻臚日侍天子左右勑贊禮儀班秩之整肅詔旨之傳宣皆於是乎委之凡公卿百執事覲於廷以及藩國遠夷之使至皆鴻臚者道之其威儀欲中度其進退欲合節否則非御史舉劾則鴻臚陳奏無得以情免者故在廷百執事雖有法守皆或可暇逸無不易居而鴻臚則心恒惕惕焉早作夜興不能以一日安於逸樂其難如此而君居之以舉職著稱自其寺之卿佐而下無弗賢之則其持心之謹畏臨

寄之明達可知矣兹嘉興之任職在臨民也雖丞於一縣無不當問而有尹者以主於前况今之例凡尹鉅邑者又皆選於科甲之英事有盡一而丞之者但分理翊賛其不及耳且仕宦者凡近於尊則勢不能無屈遠於尊則分守明故邑之寄百里而其民之休戚安否繫焉於民有父母之道則其分為尊而遠處一方巍然萬姓之上又勢無不可行者其易非若犖轂之下可比也然則君於所難以其心之謹飭尚優為之則於其易者豈不尤易易哉惟人之常情恒慎於所難而忽於所易以其慎故無弗見其成績以

其忽則反有失之者龍門瞿塘未有敝舟而斷港平川往往見之豈非理勢使然耶然則予於君所欲言者但持其居鴻臚之心以莅嘉興之民則須聲作於下譽言興於上高爵華秩不患乎其不至矣於戲君其懋之哉君其懋之哉

送上海少尹蕭宗漢之任序

內江蕭君宗漢以太學生被　命丞松江之上海鄉之仕于京師者皆爲君榮相率贈之而進士王濟川屬余爲之言余知君者也何俟於言即有言亦何不爲君瑱耶盖君內江世家內江接壤吾渝凡其士之

出以樹聲績爲賢家世以篤孝友敦禮義爲美無弗知之若蕭氏之在内江則著姓也君之父諱鳳以行誼爲鄉邑儀表叔父諱韶受　封工部主事工部之弟又多以義給章服及仕中外其他子姓育德邑膠需任用者亦五六人余所知者若今凌漢則以進士起家副憲陜西也凌漢工部子與宗漢爲伯從往歲居憲部余常見宗漢侍其側悚惕若嚴君焉而凌漢亦甚友愛余固心重之久矣且昔人有論仕須公卿子弟爲之者以公卿子弟於國家之務耳濡目染爲多非若士之崛起者可比是雖有激而言其理固有

然者若凌漢之令霍丘其持已愛民雅有可稱述故去霍丘常勸留靴之思若此者宗漢固目擊而論之熟矣則茲上海之貳也以其惇恪之心而行其所見之政尚何待借聽於聾求道於盲哉此余固於君甚愛而不能助者也惟上海屬松江松江財賦之區也所領雖二邑而其征斂委輸則倍蓰於他所故稱仕之美地者必首舉焉然而民之坐是而困者亦甚矣昔人有曰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余於是切懷杞人之念而欲爲君誦之也宗漢其亦槩於中否乎或曰子之言信矣然以之語

守令可也宗漢爲之貳耳而政非已出雖有其心孰從之哉則告以聞之伊川曰當以誠意動之令邑之長也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能動人然則即是而言其於邑之事有係乎民之休戚者亦固難如秦越人之相視而亦無不可爲者也余無爲宗漢告者濟川其爲我以是語之哉

送潛江司訓費君真卿之任序

談者曰今天下之郡邑夥矣而無不置學學必群士於其中而設官教之謂之師儒是也其秩雖卑凡郡

邑大夫之相接恒畧上下之紋攝所以示其重不可例以百職事視之也顧任之者多而所以知其重者何其少耶世之仕有似易而難者由藩臬而下至於丞簿皆以治民爲事有簿書期會之猥雜有錢穀刑名之瑣屑若甚難也然負才識者無不可辦能恪勤者無不可爲若師儒者所以典教士之於師如泥之在鈞惟人所範如金之在冶惟人所爲使一言一動或乖於禮而叛於道則所謂模不模範不範者此師儒之所以爲重而又難乎其任也古之人任之者亦多矣而獨稱安定胡翼之考之安定之教授湖州也

有經義齋有治事齋雖科條纖悉然皆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其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信愛之如父兄凡遊其門者各因其資性皆有所成就於乎使任師儒者皆若人焉庶知師儒之不輕而能不以爲易者乎吾友費君真卿世家合陽丞以學行著稱邑里比膺薦有司被 命司訓潛江濵行凡在京師諸縉紳大夫士屬余言贈之君之先尊甫在景泰天順間爲名御史剛直英毅執法無撓坐左遷人恒

惜其才志未能顯於時乃今復有君繼之其位雖方升未崇然其文與行則可謂不失其世守者茲往也潛江之士其必有所造就而無假乎固陋之言矣余所欲忠告者則安定之教不能無望焉耳於戲求巨室之材者必於鄧林求夜光之珠者必於合浦君出儒家也可以不知師儒之重之難而慊然望於人哉

送太僕少卿尤君致仕序

南京吏部文選郎中東吳尤君宗陽上疏請致仕上許之仍晉為南京太僕少卿命下而宗陽已先歸家矣其同僚諸君以余濫竽於

部有一日之長也屬賀以言夫古之仕者七十而致
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其未至七十者固有之或
疾有所妨而不可強或志有所激而不能行否則未
有能直遂者爲君者於臣下有所請則恒加體念若
年至者固不強留以任其勞而於未至者亦不輕許
以遺其才蓋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或有許之者則
以其迫於情而急於行或處富貴而少知止與夫鍾
鳴漏盡夜行不休者大有逕庭間一行焉崇其廉退
之風耳宗陽居銓曹雖年踰耆使而精力如少壯然
其才識精敏孜孜守法循理爲意不敢少違舊章故

論用人正所不輕許者乃得請焉蓋其志懇篤有非飾名釣譽之爲者故雖已上疏而寮宷咸不知也顧余方惜之愧不能留又愧退不能如君之勇而諸君之意則不可逆尚何言乎惟古之名賢雖致其事而其愛君憂國之心終有不能遽忘者若趙康靖公居雎陽則集古今諫諍爲諫林一百二十卷以進神宗嘉之常置座右省閱富文忠公家居則凡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故雖退而未嘗無少裨益於時宗陽之得請也高尚之節足以廉頑立懦固非流輩所易及者而余所欲言則於古之名賢尚亦有

聚於中哉故勢有所嫌則若陶彭澤之歸所至惟田舍及廬山遊覩若文潞公之耆英會司馬温公之真率會其真德實意著於風節使士知所感慕興起其裨當時亦不少矣宗陽以爲何如於戲是固亦諸君之意也

送僉憲曹君之任四川序

國朝典則皆昉於古内有都御史即古御史大夫御史中丞臨制百司糾繩不法以總紀綱於上而各道則有監察御史以任糾繩按劾之事若古侍御史然外有按察使以總風紀於一方而副使僉事則各分

道提刑平反獄訟凡官屬之廉勤者奬勸之貪汙者懲誡之俾民之疾苦呻吟有以自達而吏奉法惟謹無意外鑿空以侵漁小民亦即古之按察也故凡按察之官有闕則恒補以御史或司刑郎署之著才望者蓋風紀之責有非百執事所班豈槩任哉爾吾蜀按察僉事闕銓曹疏舉南京監察御史句容曹君時範之名以請遂被　上命擢補蜀人仕於南京者咸喜謂得人也乃於君濆行相率贈送而屬余以言余惟吾蜀僻在西南距京師幾萬里故凡閭閻之困苦訟獄之寃滯間有不能以自達或有能訴而終遏於

人者故居風紀之任非秉心之公恕莅事之英敏則不失於苛察必致稽違而閭閻之情不能自白者多矣余聞時範句容世家先太宰子宜公以恭勤慎恪樹勳業於景泰天順間厥後子姓科第簪綬蟬聯至君明達忠信初任行人有聲遂擢御史凡所受任務竭其心而不以利害為趨避至於民瘼尤思所以推測振捄不槩行故事以矯飾於外心恒重之茲往也固蜀人之所私慶者雖懷忠告之心尚何容喋喋乎昔濂溪周敦頤提點廣東刑獄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以

洗冤澤民向子忞提點湖北路刑獄奸吏與風解印綬而積年無告之冤咸獲伸雪自古名賢之慎於職守如此今雖數百年而尊榮策書人猶歆慕時範行矣余愛莫助之惟以古之名賢爲心則所以荷寵任於方來者將踵先世芳躅豈但司一方之風紀乎

慶澤馳　恩詩序

南京吏科給事中慈谿孫德夫三載奏績最荷勅命贈父教諭君如其官母徐爲孺人天章錦誥光映幽明縉紳大夫洎諸僚友咸爲之榮

各賦詩歌致賀乃裝潢成卷錄所被

絲綸之言於首題曰慶澤貤

恩葢本推恩之意也時太司馬太原喬公以大篆名家乃請篆於前屬余序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葢自古賢哲居要秩享厚祿以垂聲邁烈於時未有不由先世之種德累行以致之者故父母之教子非不欲其成然自束髮窮經以至皓首終不能獲如所欲或登仕路入仕版非無所成矣而其名位又未能顯揚以及其親若子於父母其情亦豈有異哉顧亦多不能遂者要其至葢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

者於其間則所以得之者豈偶然耶余聞教諭君飭躬勵行蓋古儒者也性至孝父嘗遘危疾醫藥弗效君皇皇焉計無所出竊刲股肉奉啖遂獲瘳家積貧券百餘紙計不下數百金君慮其中年遠累息厚悉投於火以明經育德邑庠遠邇多負笈來遊君不拒諄諄篤誨若子弟然比領鄉薦登乙榜受官教諭江西都昌縣學則於訓迪諸生亦如之有貧乏者恒助給筆札其攻苦夜誦不懈者又令瀹茗具粥以資其勤至於世俗束脩或節候之餽一切峻拒以是人咸知所激厲科目未嘗乏人嘗聘主試陝西一時名士

盡獲簡拔人尤稱之母徐氏與君合德事舅姑以孝稱而勤於紡績織紝至老猶不倦則君之清德懿行雖未究用而發於後以蒙顯秩之贈非無所自也諸縉紳及僚友之所以榮而賀之者固宜余不佞庸書卷後以識寵命之貤以著積善之慶如此若德夫之懷忠秉義克舉其職將來之貤猶有大焉者尚俟名筆嗣書之

送太守胡君孝思赴任序

南京吏部司封郎中胡君孝思拜命擢守安慶濱行一時同仕於部者重僚寀之誼不

能無睽違之懷相率圖贈於予以有一日之長也余嘗叨官詞林孝思筮仕
國史檢討其穎敏之資博洽之學發爲文詞簡古有奇氣殊愛重之已而左遷倅吾蜀之嘉定州凡知孝思者無不爲之扼腕若謂有司之事恐非所優爲而或有不屑焉者比至則惟知礪其清慎之操充其欲爲之志而盡心於職之所當爲凡獄訟賦役之類務思體民之情不忍少咈故不踰年政聲燁然至相謂曰館閣之才自非俗吏伍也余心益器之已而潼川州守缺銓曹遂疏於

上以補時潼川當兵革之餘民之困於征賦而思按
堵如饑渴於飲食然孝思至則凡所以撫綏安集之
者不遺餘力動必思節財用省工役重耕作而未嘗
輕勞乎民於是民之愛戴者亦不異於嘉定矣不久
遂晋南京户部員外郎未幾復轉司封盖其通才隨
所用無不宜非局於文事者也余近承乏於兹目擊
其司封之所用心益信向之愛重非安方喜得有所
資乃又晋秩而去於私心不能無恝然况重以同官
之誼乎惟安慶爲金陵上游不千里而近乃留都畿
輔要地西連楚蜀南界豫章兩廣北通中州以達京

師得其人則專城保障所繫有非輕者以孝思之所蓄負往焉即其所已試而皆得乎民則安慶當亦不異余固不但爲安慶之人喜也昔韓魏公爲開封推官理事不倦府尹王博文大器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後卒爲宋名臣然則孝思之勵志如此其將來之功業亦豈可量乎孝思往矣余所欲忠告者則持心益加於嘉定潼川而不以宦成少變其名位之進當如健者之升梯舉足益高而身亦顯矣於戲其勗之哉此固諸僚友圖贈之意也

送都憲蕭公巡撫兩廣序

巡撫兩廣都御史關銓曹會廷臣舉於衆䟽名以請
公被　命擢右都御史遂奉
璽書乘傳亟赴任蓋遵
詔旨不敢緩也公濵行同鄉縉紳大夫士將送於江
滸屬余以言兩廣古百粤地在嶺之南其郡縣東濵
於海而瓊州居海之南西雜處溪嶠林薄間而土官
多錯居世守其地蓋雜諸夷控治惟艱非得其人或
威不足以震懾人心則獷人之刼掠者無所忌憚不
足以綏輯黎庶則民生之安堵者無所恃以其恒肆
刼掠也欲爲之防禦攻伐則凡餽餉之資兵戍之用

不能無勞於民以其徵求無藝也欲爲之勞來安集
則凡休養之政撫綏之方不能盡得乎良吏若古人
所謂勞来尚可者亦有之矣公舉進士筮仕霍丘令
其政稱宜於民甫滿三載遷刑部主事以去人懷感
攀轅無計則爭求所發結亭置中識愛戴之意居刑
部不數年擢僉憲浙江以明法不冤發聞遂荐陟長
憲臺至都憲廵撫畿内及貴州陜西諸名藩其履歷
之深練達之久凡撫民馭夷之畧震懾愛慕於人者
有素矣故兩廣之舉諸公卿不能外雖年勞不當復
事外服而欲上紓

聖天子南顧之憂非公之才畧固莫能所謂從九卿復出憂國可知也則茲行兩廣之民其不有所恃乎說者謂趨利避害凡人之情皆然無間華夷者如拂其情固自不能獲其心稽諸史有悍於遠役而致攻圍州郡者有貪暴無度而致屯據肆毒者有愁苦賦役困罹酷刑而致叛逆者咸賴祝良夏方張喬諸賢選明能牧守以威信安集之則其情可知矣今兩廣距京師萬里而遥而吏其間者自牧守外類多年至希用之人欲課其循良之績有未易者則其時或弗靖亦豈但夷獠之性哉然則公之往也經畧之餘試

一諏咨而豫爲之處焉每激揚之下務重其秉心爲民持法不苟而斥其飾詐僞以奸名譽者庶公之德澤浸潤滲漉無所壅遏乎余不佞於諸縉紳之誘驪駒之談所不敢道而竹帛功名則公所優爲者姑用是致忠告之私惟
聖明方急需賢以教化理第恐兩廣之人又莫能久留耳

送主考學士汪君還　朝序

正德巳卯應天府開科大比南畿士翰林侍講學士弋陽汪君抑之奉　上命典文衡既竣事將還

朝京兆尹胡君而下循故事謂余舊同官也屬以言叙别惟賢才之名世何代無之然自設科以来鮮有不出其間者盖古者學校養士教以德行道藝而爲之品節勸勉要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而推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無非實用焉故當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人才所由以盛也今之學校酌古爲制亦非大異而科目之設即所謂興其賢能者若文衡之任則一時賢能之進實由之顧其取也惟以文而據其一日之所長要有不易得者盖士之騖於博則其文恒浮以俊究於理則其文恒質以約後則似充

於才約則似索於氣校閱之際必欲無之而無所蔽非權度有以定於中曷能鑒別精審而不迷於去取哉君夙負頴異之資充以奧博之學仕詞林幾三十年秉心飭行一主理義葢其得於窮探力索以養於中有素矣每講讀

經筵色温氣和辭嚴誼正公卿悚聽有足以啓沃

上心者故今典文衡所以試諸士而甄收者其義理純正而不詭於聖辭章暢達而不流於僻而無鉤棘屈曲之怪人咸服焉則凡在敎率中雖未易占其將來而趨嚮之正亦可得其槩矣由是充其脩於身以

避諸用當自篤實而無詭異矯飾之為古之所謂賢能者宜不外是否則僻邪險詖趨利就事之類耳然則執文衡之柄者固繫士習趨嚮之機而人才之盛豈不亦基之乎余與君洎翁器之相知深每觀其持文衡皆足以敦厚士風器之令司成南雍尤善作人故於京尹之請不辭而序之行當柄用其所以振作人者又豈但如是哉

送杜生赴鄉試序

弘治壬子秋天下當大比有沭人杜世昌者將掇所藝往舉于鄉其友毛時楫乃圖贈於余其言曰世昌

年少而能學侍尊甫通政公於京師每定省暇坐一室左經右史論說道藝究往古理亂興衰於數千百年之上爲文詞暢達不失矩度及與朋友交則空空然若無能者敢請一言振而大之惟我
祖宗以來菁莪棫樸化洽海內故遐陬僻壤皆絃歌俎豆之習況中州客邇又出於故家者乎則生之能世其業也固宜然切觀天下之士群於庠序散於里巷川湧坌集究其成爲棟梁爲榱桷者則亦寡矣何則其所自得與得於人者殊也有天質之美知所趨向惴惴焉恐墮於小人之歸矣然或饑寒困苦累其

心或無父兄師友之訓飭磨礲或處巖穴無聖賢書史以開發其聰明則鮮有不止於中道者有得於此矣或所自得不能移易而惟厭粱稻欺紈縠懵懵焉於句讀之間亦未有能至焉者如生所得誠不易哉雖然余聞京師距汴千里而逕生之往也由常山相州涉黃河自發軔苟不已不浹辰斯至誇趍趨於其間則雖日夜望之不可及矣其於仕進之達有異於此乎以其無異也則以生之所得勵其赴汴之志以決進士之科宜無不至者不知既至而將無所事乎否也古者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示宇

宙内皆所有事今汴於天下咫尺地爾譬於仕則登進之初也然則以生之志其但至於汴而已乎子爲我語自燕而至汴衆人所同也自汴而極於天下吾所贈也在充其所得者而已矣

壽毛母太宜人序

蘭陽毛公特亨守渝之六年而治其所謂奉萱樓者於居第後走使迎其繼母夫人王養焉而公之貴介第時晏者寔侍夫人以行至之歲四月二十有五日爲夫人衣裼之期歷甲子盖三百七十又二矣節推耿君仲衡乃繪圖賦詩致祝頌而郡之大夫士諸作

亦附於左而諉余以卜氏之任公與家君同以巳丑取進士春有世契焉誦閟宮之什以爲壽觴之侑尤不可居諸大夫後而欲啓寡聞非所辭世之壽者多矣而享其壽者或寡雖其所遭不同而固關諸子孫之賢不肖也夫人之壽未容置喙嘗讀孔子贊常棣之詩而似得其梗槩者史稱萬石君歸老於家子雖白首尚無恙考其故則諸子建甲乙慶皆馴行以孝謹聞乎郡國君子孰是而觀黃泉之悔則父母之享其壽者未始不本於兄弟之翕也常棣之旨豈其微哉公以中州之英敭歷中外幾三十年濟民利物

聲振於時其賢不待論也頃接其季時猷者育德成均待時而動今又接時晏則以義補官蕆器不售皆有世守焉者然則公外歷顯羨之養諸季內歷潘輿之娛夫人之壽豈出於前所論哉雖然晉之六二曰受玆介福於其王母象曰以中正也天下之事固有不得其常者惟守之以正必獲其報申包胥所謂人定勝天是也公之先公爲御史未究厥施而發於公毋夫人以繼室稱未亡人幾年而象服在躬耳毳有楚其福豈無所自哉繼自今公之位以名晉由一方而天下則夫人之榮之養亦隨之而黃髮兒齒之壽

不但如岡如陵矣肅以是發於紀事之末俾知夫人今日之壽蓋有所本而王瓚黃流固非偶然也

瓊州劉文簡公集卷之十三 終